

## 瓦 精

在时间里泡久了，它积天地灵气，每一方简朴的瓦在乡村都可以号称“聪明成精”。

瓦精就是瓦松，附瓦而生的植物，被我们称为“精”。前面往往还要加上一个涂上的色彩词——蓝瓦精。颜色幽暗，明澈，像蓝精灵一样。

只有成精的瓦才能通身長有羽毛，跃跃欲试，雨前，瓦有磨翅之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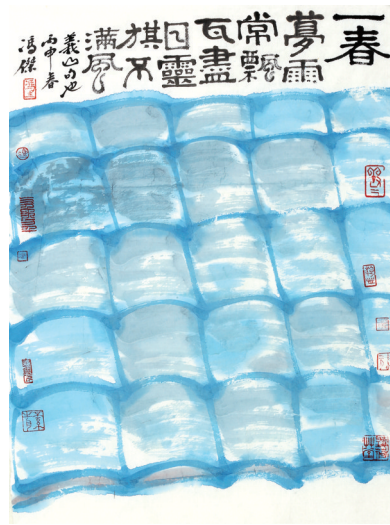
它之所以在乡下成精，在于人们对它的“景仰”：一般的植物都长在大地，食五谷杂粮，得地气，而它，却偏偏长在空中，餐风饮露，像一截探抚星月的触角。城市里的人住在舒适的“三室一厅”“四室两厅”甚至更大房子里，从钢铁到水泥，一辈子无缘见到瓦精。

乡村的瓦精胆小，羞涩，腼腆。它躲避水泥，躲避玻璃，躲避钢铁，躲避股

市和宽带网络与水晶平面的电脑。乡村蓝瓦上，才是它小小栖息之地。一棵棵瓦松伸着脚趾，壁虎一样吸着瓦上灵气。那一时刻，才称得上精灵。

瓦精具有独特的选择性，它闭塞，固执，留恋旧瓦，对故土的依恋让它对“与时俱进”的观念表示决绝，不可移栽它地。有一次，我曾在老屋上自作聪明挖下一棵，小心翼翼地带到城里栽在花盆，没有成功。它不妥协，它不和我配合。它周身失去灵气，宁可枯萎也不呼吸。它以牺牲自己的态度表示对这个世界的拒绝。

一棵棵小小瓦松是老屋的羽毛，在乡土逐渐板结退缩的年代，它也在退缩。瓦松让整座老屋游动。在一个深夜，在一泊瓦垄埋过脚踝深的月光里，一棵棵瓦精抖动，这些不同姓氏的瓦松它们在商量着：



今夜有约，要携带一座房子飞翔，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
它们谁都不告诉，包括房子的主人。

## 绝 响

建中靖国元年六月，东坡归常州。

那日，暑气尤甚，他头戴小冠，衣披半臂，坐在小船中，运河两岸，万千人缓缓跟随。东坡回头对舟中人笑：“莫看杀轼否？”廿余年前，他也曾坐在船头，经常州渡口时，高呼：“舡舟，舡舟！”这回他已经喊不动，载他的小舟也停不下了。东坡颓然老去，生命堪堪到了尽头。

两个月前，东坡正过金陵，在江上邂逅八年未见的杜孟坚，感怅不已，便作《江上帖》。江上所书漫不经心，一派萧散。笔触里已见垂暮老态，气息时有断续，不复当年峥嵘气。忽忽如垂老琴师奏《广陵散》，几带起，几拨刺，不疾不离，缓缓弹。细细审之，从容虽犹在，止息间已气力不逮。本该有的慷慨淋漓矛戈纵横，已然蹉跎至穷途，幸得最后一声收束仍旧痛快。譬如东坡在常州运河上冲岸边与舟中人的那一笑。

皆为绝响，《广陵散》和《江上帖》。

过江后，东坡在真州金山寺，见李公眠所画东坡像，自题云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也是绝响。

无 羁

东坡意欲老死儋州时，一纸赦书来诏，终得北迁合浦，经澄迈渡海。元符三年六月，苏东坡宿澄迈驿。

东坡在儋州所养名为“乌嘴”的狗也伴在左右，乌嘴性灵，知主人得赦北归，亦是欣喜欲舞。乌嘴像孩子一样顽皮，过澄迈长桥时，一跃入河汊水而渡，路人皆惊。“乌嘴的祖宗定然是黄耳，可以代为寄家书了。”东坡抚髯而笑。黄耳是陆机灵犬，曾为主人衔筒寄家书，遇水则依渡船而泅，可不跟乌嘴一般么？

澄迈驿有通潮阁，登阁北望，天低鹈没处，青山只一痕，便是中原内陆。而近前处，白鹭横秋浦，青林没晚潮。是该归去了！

回到驿馆，老友赵梦得遣子来拜。梦得仗义，对流落海上的东坡多方照拂，还曾千里走中州代呈家书。东坡亦重情，有龙焙好茶不肯闭门独啜，必邀梦得。梦得此刻在广西，澄迈不得见，北归后，会否在海康一晤呢？

临歧将别，东坡提笔书一纸：轼将渡海，宿澄迈，承令子见访，知从者未

归。又云，恐已到桂府。若果尔，庶几得于海康相遇；不尔，则未知后会之期也。区区无他祷，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。勿勿留此纸令子处，更不重封，不罪不罪。轼顿首，梦得秘校阁下。六月十三日。

大约所有辘轳都卸去，此帖全然不计工拙，信手而出。初看似乎每个字都略显丰腴，且呈右上倾斜之势，实则长短肥瘦各有度。

整体再读，落笔痛快，章法参差，字法错落，墨色淋漓，似携了大海风涛之气。愈至后两句愈恣肆，竟至意气飞扬，最后“不罪”二字，行笔自在又一派天真，就如乌嘴纵情一跃。此帖卷幅上有乾隆所题“见真率”三字，这位素爱题字的皇帝书法不行，眼力倒不俗。真率的东坡写真率的书帖，正是将人生风浪生死悲欢历遍之后的无滞无碍，人书无羁。

无羁是倦了倒头便睡，饿了端碗就吃，暑天夜里吹吹凉风，天寒就喝口热茶，秋叶落了不必哀叹，春花谢了免去清愁。大致就是这样。须知眼前事未必将来时，一事有一事的淹蹇，一时有一时的通脱。

几日后，东坡仍会在海上遇风雨狂呼号。风雨过后，天地必自涤清，乌嘴也会守着他，一同看星月。乌嘴眼睛睁得很大，不调皮了，默坐端然。

耳畔，举到头顶。我在莲叶下，多像我一直梦想要做的青蛙；我在那阴凉里，心里微风荡起，清凉安妥。烈日不在了，风雨不在了，一枝莲荫像一座屋宇，可佑护二十四个节气相牵连的长长光阴。

宋人毛滂有一阕词《醉花阴》：檀板一声莺起速。山影穿疏木。人在翠阴中，欲觅残春，春在屏风曲。劝君对客杯须覆。灯照瀛洲绿。西去玉堂深，魄冷魂清，独引金莲烛。

我喜欢这阕词，只是因为喜欢词里这一句“人在翠阴中”。虽然千万回梦想要做一只蹲莲荫的青蛙，但终究不能，终究要长大。长大了，能有一团翠阴，将自己暂时淹没一下，也是人间一大自在。

朋友家里养有一盆莲，夏天，莲叶茂盛成荫。一日，她女儿在暑天放学回家，看了那莲，竟说：妈妈，我真想睡在莲叶下乘凉！

朋友跟我说时，我忍不住莞尔。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可不就像我当年，明明个头已经赶上妈妈了，可是，看到那团团莲叶，竟就忘记了自己的身高体格，竟就以为自己是一只青蛙或一只蚱蜢，可以弛然而卧在莲叶下，享受一片叶子覆下的清凉。

## 莲荫下的童年

初夏之夜，窗外在下雨，听见蛙鸣。并不稠密的蛙鸣，从楼下的小河边传来，听觉里就有了清凉的湿气。觉得这样的夜晚在蛙鸣里，真像宋人的小令，三句两句，唱唱停停。

合上书本，合上眼睛，恍惚看见蛙鸣里层层叠叠浮起了团团绿荫，那是莲荫。

不记得是在哪里看过的一幅画，画里翠盖微斜，雨珠弹跳，一只绿色的小青蛙懵懂憨厚，呆呆坐在一茎莲叶下。那小青蛙坐在莲荫下看什么呢？看池塘青草？看白雨跳珠乱入船？看岸上匆忙赶路的行人？看与它无关的纷纷扰扰辛辛苦苦的红尘……

我记得，似乎在哪里见过一幅莲荫下避雨的画儿。一个小男孩，趴在草地上，趴在莲荫下，手托腮帮，肉乎乎的脚步翘在莲叶后面，藕似的。我喜欢那样的画儿，他就像我懵懂的小弟弟，就像我们曾经在乡下度过的那些童年光阴。

在乡下，在童年，我们喜欢刮风下雨，然后赤着脚，冒着雨跑。明明应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可是偏不。我们举着笨重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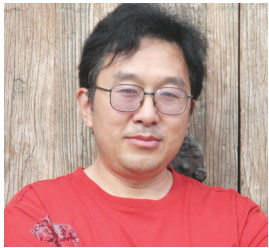
大雨伞，举着大人的草帽，一路奔跑，到树荫下，到草垛下，到荒僻的老屋檐下……

我们喜欢跟大人们隔着一场雨。而我们，也在避雨。

唐诗的插图里，常常有牧童。春天，那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笛。夏天，那牧童还骑在牛背上，只是，牧童头上常常顶着一片莲叶。我们这个江北平原上也有养牛的人家。童年时，邻村的那户养牛人家，雇了个放牛仔，从山里来的，据说家里穷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算不得牧童了，可是在夏天他依旧是唐诗里的牧童打扮，头顶一片莲叶。我那时同情他不能上学，到别人家放牛谋生，却又心里悄悄羡慕他日日头顶莲叶放牛归来。我想象着，他放牛时，牛在江堤上吃草，他在柳荫下睡觉，脸上罩着一枝新采的莲叶。也许，他不睡觉，他下了莲塘，干脆藏身在莲叶下避阳，然后脚踩嫩藕出来吃也不一定……

似乎是因了那些画，因了童年的那些想象，此后每路过一片莲塘，总忍不住停一停，总忍不住伸手掐一枝莲叶，举在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